

立 高 著

永生的戰士

目次

在日寇投降的時候·····	一
永生的戰士·····	四
新的開始·····	一〇
前進·····	一六

在日寇投降的時候

一

一九四五年，毛主席號召擴大解放區，張長順他們團開到游擊區來，解放這一帶的敵佔據點。八月間的一天，他們打下了劉家寨——這個中心崗樓，正在樹林裏休息，指導員老遠喊着跳着跑來了。他手中舉着一張紅紙，搖着抖着。跑到隊伍的跟前，高高舉起了雙臂喊道：

『同志們！日寇宣佈投降啦！』

這個消息就像一聲春雷。大家都約而同地問一句：

『什麼？日寇投降啦？！』

『是啊！同志們，聽聽捷報吧！』指導員雙手把紅色的捷報打開，高聲地唸起

來。才唸到半截，大家就警不住勁了，轟一聲都跳了起來，高舉起了步槍，大喊『萬歲——抗戰勝利萬歲——』，這喊聲此起彼落，大家笑着，互相擁抱，互相捶打。連平日最不愛說話的三班長張長順，這時也張開嘴大叫，一直叫得眼裏流出了淚水。接着不知誰起了頭，他們用筷子敲着鋼盔，奏起鑼鼓點，這一百多人，就在這樹林子裏扭起了秧歌舞。三班長張長順也隨在大隊的末尾，破例地跟着大伙扭了起來。

張長順今年已經是三十八歲了。他是從偽軍攜槍投誠到八路軍來的，到現在已有三年掛零了。平時，他對抗日表現的挺堅決；作戰的時候，又表現的勇敢頑強，上級見他表現好，便一步步提他當了班長。可是他這人有個毛病，就是不大愛說話。尤其剛到八路軍來的時候，總是一個人呆在一邊，癡癡怔怔地想什麼心事。那時指導員問他：

『張長順同志，你有什麼意見嗎？』

他馬上站起來立正答道：『沒有。』

『有什麼意見就談，可別悶在肚裏。』

他就連連地又答：『是，是，是。』

指導員不好勉強問他，事情也就過去了。可是之後呢？他仍是照舊那樣，指導員就又去和他談話，他還是不肯說什麼。其實他心裏的確有一個疙瘩，那是在指導員和他談過四五次以後，他才說了出來的：

他家離省城二十來里。在他十來歲的時候，他爹還活着，他們租種着地主孫大頭十來畝地，每年除了繳租，生活當然很苦，可也還攔攔淺淺混得過去。他十五歲上爹去世了，丟下了他和他娘，孫大頭便硬奪了他們的佃，逼着他去給他扛活。這一來，就算上了孫大頭的套啦，只有被人家牽着鼻子，叫你向東不敢向西。後來日本人進攻中國，國民黨夾着尾巴一溜小跑逃走了，這地就讓給了日本人。孫大頭當了保長，那威風可就更大啦！張長順老實巴焦的只知道幹活；孫大頭見他老實，也就攏着他幹，一幹就幹到了三十多歲。

他娘受了一輩子苦，老伴又死了，就整天琢磨着給長順討個老婆，生個兒女，好接替張家門的香烟。她起五更睡半夜接針挽線，爲的是掙個吃喝，好聚攢下兒子的工錢，給兒子辦這門親事。張長順三十歲上，碰巧關裏來了一家逃荒的，沒了盤纏，他

家有一個十八歲的姑娘，說是要向出聘，經人說合，把他們聚攢了十幾年的五十塊工錢花了；把人娶過來。

這個姑娘叫素珍，彎眉大眼，長得實在俊氣。她也是受苦人家出身，愛見的是窮人；長順娘心腸好，就把媳婦當親生的女兒待；長順呢，是個好脾性人，兩口子也過得挺和美。第二年生下一個男孩，起名叫寶童。張長順自成了家，像變了一個人，精神也好了，話也多了，他似乎覺得比以前活的有意思了。

可是好日子不常在。一九四一年冬天孫大頭派他進城去應差，說是給日本人修飛機場，到了城裏便被抓了兵，帶進了拉着電網的兵營裏。他哭，他哀求，哪裏有用？招來的是拳打、腳踢。後來，有一天他在城門口站崗，他一個當家子大伯來偷偷告訴他，說大頭喪了良心，把他攏來當兵，霸佔了他的媳婦素珍，素珍羞辱難當，吊死在孫家了。最後向他說：

『長順，你也要趕快想法逃走，孫大頭放出風來，說還要害你的命哩！』

常說：官逼民反；富人壓迫窮人，窮人只有鬧革命！這老實人聽了這些話，立時心如火燎，他癡癡地瞪着一雙眼，說：

『還要害我的命！』

『是啊！他害了你的媳婦，怕你……你還是趕快想辦法。』他的大伯惶惶匆匆說了這幾句話，不敢多逗留，便走掉了。

張長順心裏呀，就像纏了一團亂麻，吃不下睡不着，他真的覺得天下的路絕了。睜開眼看看，到處是一片昏暗。孫大頭是日本人的官，有理也沒處伸！他想尋短見，又想到老娘和寶童；他想報仇，卻又逃不脫人家的天羅地網，那時刀把是攥在人家手裏啊！

他就這麼天天在心裏琢磨着，也想不出一條路來。

不久，他們隨日本鬼子進山去『掃蕩』八路軍，他好像看見當頭照着一盞燈，把他的心點亮了。在和八路軍接火的那天晚上，他帶着槍逃了過來，參加了八路軍，回到了自己的隊伍來。他知道了：只有跟隨共產黨幹革命，才能報這筆血仇！

兩三年出生入死，艱苦抗戰，現在抗戰勝利了，怎麼能使人不高興呢？張長順又像剛成家那回一樣，一下又變了一個人；所不一樣的，是這時他已經成了一個有覺悟的革命戰士了。

他們接了解放省城的任務，連天連夜向山下開拔。

隊伍急如星火地向前開着，歌聲一陣連着一陣。沿路上，日本人的崗樓已經撤空了，老百姓正拆着磚，用毛驢向回馱運。多少年，這些無底洞的崗樓吸吮着人們的血汗，現在拆除了，他們心裏的高興，更是說不盡的。他們見到自己的大部隊開下來，燒水、做飯，說不出的親熱。

第一天，部隊趕了一百四十里。第二天下午來到了山邊上，站在最後的山崗上向下一望，西方的彩霞，照着這寬闊的盆地，那綠茸茸的田野，像一張栽絨的毯子，那稠密的村莊和樹林，像繡的一朵朵凸起的花朵。真是多麼可愛的地方啊！

三班長望着自己的故鄉，心裏像歪倒了四味瓶，酸甜苦辣什麼味也有，嘴裏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他想起了三年前的事，他怎樣離開了自己的老娘和妻兒，怎樣聽到大伯向他說的話，……後來跟日本鬼子開到山裏去，就是經過這條路走的。又想到孫大頭，一想到孫大頭，就好像孫大頭的滿嘴金牙在眼前放着黃光，不由得心頭的仇恨立

時燒遍了全身。不由得自問道：

『孫大頭現在在哪裏呢？』

他們向前走着，歌聲笑聲仍不斷地飛揚。魯大鈞望着山下，羨慕地咂嘴，向張長順道：『班長，嘿！瞧啊！你們這塊真是好地方啦！』

張長順甜甜地微笑了一下沒說什麼。戰士小李又天真地喊道：

『班長，到了你們家可要請客呀！叫，叫大嫂給我們包餃子吃。』

『對！大家同意不同意？』高貴英也扭回頭向大家喊。

『同意！』許多人高興地開起玩笑來。

大家都知道三班長是被僞保長逼迫當兵的，知道他有孩子；可是關於他媳婦被污辱、吊死的事，誰也不知道。他向指導員談的時候，還特別提出要給他保守祕密。所以在這高興的時候，都開起他的玩笑來，誰知道正兜着了他的心事呢！小李上來拉住他的胳膊，緊緊地釘着問：

『班長，你答應不答應？說呀，可別封建呀！……』

這叫他怎麼回答呢？他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，心裏好像刀子攪，他不自然地說：

『……不是封建，不是……』

『那你爲什麼不答應呢？』

『好，我答應。』

小李這才一拍手，用尖尖的嗓子喊起來：『噢——班長答應了，叫大嫂給咱們包餃子吃喇——。』

這隊伍前呼後應，大家高興的喊成了一個聲，每一個人都非常興奮。隊伍一陣風似地跑下山來了。張長順越往前走，心裏越感到沉重：在這肥沃的土地上，到處栽的是鴉片烟；許多地荒蕪了，有的地方雜草、黃蒿長的比人還高。老百姓的臉色都是黃飄飄的，連小孩子都抽上了鴉片烟。他們見隊伍過來，都悄悄溜回家去。

『娘和寶童怎麼樣了呢？』他想着，心裏不由得怦怦地跳起來。他真想馬上回家看看，但又有點怕。

天黑了。部隊到達了預定的宿營地。各班剛進了房所，正準備休息，指導員來了。

『三班長，告訴你們排長不要卸裝，馬上準備繼續前進！』

『怎麼？……』

『今天夜晚要趕到城下，迅速包圍敵人，迫使敵人繳槍投降。還有六十里路，動作越快越好。』

隊伍又不停腳地向前趕路了。究竟爲什麼這樣火急，戰士們一點也不知道。這天晚上陰着天，顯得格外黑；前面的隊伍一股勁地跑，後面的就得更得緊趕了。戰士們抓緊着刺刀鞘，累得呼吃呼吃直喘氣，好像反『掃蕩』遇到敵情一樣緊急，每個人心裏都納悶起來。

『莫非敵人又反口了嗎？』但這是誰也不能夠回答的問題。三班長在這茫茫的黑夜裏辨認着方向，他認得出，這是向自己的家鄉前進哩。他不住地鼓舞着同志們：『快了，還有四十里。』過一會又向大家報告着：『同志們，還有三十里了。』……小李喘着氣問道：『班長，離你們家不遠了吧？』張長順高興地說：『嗯，不遠了；從左邊這條路插過去，只有二十里地就到了。』

半夜以後，他們到達距城八里的一個村莊。老百姓們還睡的正酣，村子裏靜悄悄沒有半點聲息。因爲是新區，上級決定不要驚動老鄉，隊伍就在村外的樹林裏休息，

等待天亮。這時，連級以上的幹部，集合開會去了。

夜裏的露水很大，樹葉上不住地掉下露水珠兒，衣服、被子都有些潮浸浸的。村中的狗叫聲不時傳過來，接着，四外的村子也隱隱傳來狗叫的聲音。這就是說，我們的軍隊正從四面八方向這裏開來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戰士們哪裏還睡得着覺呢？他們仨一起倆一堆，高興地唧唧啾啾小聲談着。有猜測今天行動的，有議論敵情的，也有想像着進城以後的情景的，還有的回憶起這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活。……三班長高興地說：『別的都是小事，同志們，瞧這一帶的老百姓遭多大的劫吧！這回解放了，人們會有多麼高興呀！……』他忽然興奮起來，不由得小聲唱起歌：

共產黨像太陽，

照到哪兒哪兒亮，

減租減息鬧生產，

生活一天比着一天強，
吶呀呼嗨……

大家被他這歌聲逗笑了。小李也情不自禁地喊起來：『再來一個！』高貴英忙制止

他道：『小李！別叫，人家睡覺呢！』小李一吐舌頭，魯大鈞用那大憨嗓子說：『怕啥呀！你瞧瞧，哪個睡覺啦？都急着進城呢！哎，小李子，這次進城我給你繳一枝金鈎小馬槍，別叫這三八大蓋，老磕你這腳後跟了，好吧？』小李一撇嘴擰着脖兒說：『誰稀罕你「打完了仗來獻刀」！』魯大鈞哈哈笑起來。

拂曉的時候，連長指導員都回來了。指導員向大家動員說，我們馬上派人進城去交涉，命令敵人繳槍投降，敵人不投降，就堅決消滅它！並提醒大家不要鬆懈，積極作戰鬥準備。大家立時動起來了，擦槍的擦槍，磨刀的磨刀，都瞥足了勁，消滅那些不投降的敵人。

『小李子！』魯大鈞一面在鞋底上磨着刺刀喊道：『你瞧着吧！一刺刀一個，叫它刀刀見血！前年冬天敵人「掃蕩」，殺了多少老百姓？他媽的，這次他要還敢不繳槍，咱就叫他嚐一嚐！』

『是啊！你忘了那個不到三個月的小孩，腸子都叫鬼子挑出來了！』小李鼓鼓地瞪着小眼睛，高貴英遺憾地說：『這回，它投降了！』魯大鈞刷地一擦刺刀，狠狠地道：『那也不能輕饒！』高貴英道：『可是咱們有俘虜政策呀！』三班長這時插嘴說道：『同

志們，只管準備好，冤有頭債有主，殺人的他得償命！別急。』

中午接到了消息：敵人拒絕投降！

上級命令：緊急準備戰鬥！

三

下午四點鐘的時候，部隊一切都準備好了，戰士們仍然在樹林裏等待着命令前進。連長和排長們已經到城周圍看地形去了，留下指導員、副排長們在這裏照管部隊。這時，忽然刮起了一陣黃風，從遠遠的地方旋轉着，從綠色的莊稼上掃過來，撲到他們跟前；那黃風滴溜溜打了幾個轉兒，又向城池狂奔而去。戰士們遠遠望着，那黃風頂在城牆上，豎起幾十丈的一根大黃柱子，長久地在城的上空浮蕩着，旋轉着。接着是一聲嚇人的暴雷。那烏雲就像漲潮的海浪，只聽一陣鳴鳴作響，立時捲過天心，佈滿了整個天空。接着，那一個點的大雨，就像倒一樣劈頭澆下來。不一會，遍野的黃水漫上脚面，不分東西南北四處奔流。……

『同志們，把鞋帶綁綁結實！』三班長抹一把臉上的雨水向大家喊道。

戰士們挺着胸脯，直望着城的方向。這場風暴雨，似乎更加强了他們的警惕，提高了他們的戰鬥情緒。他們清楚地意識到，不僅要和敵人鬥爭，而且要和自然鬥爭了。從遠遠的後方跑過來一支隊伍，他們都赤着腳，身上揹着什麼東西。雖然已離他們不遠了，但是大雨遮着他們的視線，卻看不大清楚。走近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隊民工，爲首的是團政治處的民運幹事。他身上向下流着水，急向指導員喊道：

『喂！政治主任在哪兒啦？』

『前面，就在那兒！』指導員指給他。

民運幹事向民工們說：

『同志們，你們先在這兒休息一下，我馬上來。』說罷，他向前面跑去了。民工們都向前靠攏來。他們扛着擔架，擔架都是臨時綁架起來的。在隊前招呼的，是一個花白鬍子的老人。他把衣裳斜披在左肩上，袒露出半個紫銅色的胸膛，鬍子向上翹着，蠻有精神。三班長定睛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，他禁不住大吼出來：

『大伯！是你——』

那老人一怔，扭過頭來，他的眼光真尖，立時認出來了。他大叫着奔過來：

『長順！長順，是你呀！好！……』老人高興地笑着，撫摸着他的肩膀。嘴裏喃喃地不知咕嚕些什麼。

『大伯，你好吧？你怎麼來了？』張長順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好。老人說：『好，我好。我來了。你還挺結實。……真是好軍頭！……好好歹歹，這東洋鬼子算是降服了，你也回來了。……』

『娘和寶童他們還好吧？』

『呵呵，……他們……』

『怎麼樣？他們……？』

『他們……』老人臉上的笑容漸漸淡下去，陰沉下來了。他爲難地望着張長順，眼睛發了紅，在那花白的眉毛下面，閃起一層白晶晶的水光。『長順！……』他的嘴角搐動了兩下，說道：『要給咱的人報仇！』

天空轟隆隆滾過一陣急雷，雨點似乎更大了，張長順的頭髮支煞煞豎了起來，他急抓住老人的手，望着老人的臉問道：『我娘，死了？』

『不，她還活着。』老人說，『可是，她瘋了，眼也瞎了！你見了恐怕不認識她